呻吟語卷之四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品藻

獨處看不破忽處看不破勞倦時看不破急遽倉卒時看不破驚憂驟感時看不破重大獨當時看不破吾必以爲聖人

聖人做出來都是德性賢人做出來都是氣質衆人做出來都是習俗小人做出來都是私欲

漢儒雜道宋儒隘道宋儒自有宋儒局面學者若入道且休着宋儒橫其胸中只讀六經四書而體玩之久久胸次自是不同若看宋儒先看濂溪明道

一種人難悅亦難事只是度量褊狹不失爲君子一種人易事亦易悅這是貪汚輭弱不失爲小人

爲小人所薦者辱也爲君子所棄者耻也

小人有憑一副邪心腸便有一段邪見識有一段

邪見識便有一段邪議論有一段邪議論便引一項邪朋黨做出一番邪舉動其議論也援引附會儘成一家之言攻之則圓轉遷就而不可破其舉動也借善攻善匿惡濟惡善爲騎墻之計擊之則疑似牽纏而不可斷此小人之尤而借君子之迹者也此藉君子之名而濟小人之私者也亾國敗家端是斯人若明白小人剛戾小人這都不足恨所以易惡陰柔陽只是一箇惟陰險伏而多端變幻而莫測駁雜而疑似譬

之光天化日黑白分明人所共見暗室晦夜多少埋伏多少類象此陰陽之所以別也虞廷黜陟惟曰幽明其以是夫

富於道德者不矜事功猶矜事功道德不足也富於心得者不矜聞見猶矜聞見心得不足也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二人者皆可憐也而雄富貴者更不數於丈夫行彼其冬烘盛大之態皆君子之所欲嘔者也而彼且志驕意得可鄙孰甚焉

士君子在塵世中擺脫得開不爲所束縛擺脫得
淨不爲所汚礙此之謂天挺人豪

藏名遠利夙夜汲汲乎實行者聖人也爲名修爲
利勸夙夜汲汲乎實行者賢人也不占名標不
尋利孔氣昏志惰荒德廢業者衆人也炫虛名
漁實利而內存狡獪之心陰爲鳥獸之行者盜
賊也

圈子裏幹實事賢者可能圈子外幹大事非豪傑
不能或曰圈子外可幹乎曰世俗所謂圈子外

乃聖賢所謂性分內也人守一官官求一稱內外皆若人焉天下可庶幾矣所謂圈子內幹實事者也心切憂世志在匡時苟利天下文法所不能拘苟計成功形迹所不必避則圈子外幹大事者也識高千古慮周六合挽末世之頹風還先王之雅道使海內復嘗秦漢以前之滋味則又圈子以上人矣世有斯人乎吾將與之共流滯矣乃若硜硜狃衆見惴惴循弊規威儀文辭燦然可觀勤慎謙默居然寡過是人也但可

爲高官耳世世道奚賴焉

達人落葉窮通浮雲生死高士睥睨古今玩弄六合聖人古今一息萬物一身衆人壓棄天真腥集世味

陽君子取禍陰君子獨免陽小人取禍陰小人得福陽君子剛正直方陰君子柔嘉溫厚陽小人暴戾放肆陰小人奸回智巧

古今士率有三品上士不好名中士好名下士不知好名

上士重道德中士重功名下士重辭章斗筲之人重富貴

人流品格以君子小人定之大率有九等有君子中君子才全德備無徃不宜者也有君子優於德而短於才者也有善人恂雅温樸僅足自守識見雖正而不能自决躬行雖力而不能自保有衆人才德識見俱無足取與世浮沉趨利避害禄禄風俗中無自表異有小人偏氣邪心惟己私是殖苟得所欲亦不害物有小人中小人

貪殘陰狠恣意所極而才足以濟之歛怨怙終
無所顧忌外有似小人之君子高峻奇絕不就
俗檢然規模弘遠小疵常纇不足以病之有似
君子之小人老詐濃文善藏巧借爲天下之大
惡占天下之大名事幸不敗當時後世皆爲所
欺而竟不知者有君子小人之間行亦近正而
偏語亦近道而雜學圓通便近於俗尚古朴則
入於腐寬便姑息嚴便猛鷙是人也有君子之
心有小人之過者也每至害道學者戒之

有俗檢有禮檢有通達有放達君子通達於禮檢之中騷士放達於俗檢之外世之無識者專以小節細行定人品大可笑也

上才爲而不爲中才只見有爲下才一無所爲

心術平易制行誠直語言疏爽文章明達其人必君子也心術微曖制行詭秘語言吞吐文章晦澁其人亦可知矣

有過不害爲君子無過可指底真則聖人僞則大奸非鄉愿之媚世則小人之欺世也

從欲則如附羶見道則若嚼蠟此下愚之極者也

有涵養人心思極細雖應倉卒而胸中依然暇豫
自無麄疎之病心麄便是學不濟處

功業之士清虛者以爲粗才不知堯舜禹湯皐夔
稷契功業乎清虛乎飽食煖衣而工騷墨之事
話玄虛之理謂勤政事者爲俗吏謂工農桑者
爲鄙夫此敎化之民也堯舜之世無之

觀人括以五品高正雜庸下獨行奇識曰高品賢
智者流擇中有執曰正品聖賢者流有善有過

曰雜品勸懲可用無短無長曰庸品無益世用邪僞二種目下品慎無用之

氣節信不過人有出一時之感慨則小人能爲君子之事有出於一念之剽竊則小人能盜君子之名亦有初念甚力久而屈其雅操當危能奮安而喪其平生者此皆不自涵養中來若聖賢學問至死更無破綻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毆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前明

背後左右無一步照顧而無無知者賞其一時感其一偏舞擊節嘆服信以終身吁難言也

衆惡必察是仁者之心不仁者聞人之惡喜談樂道疎薄者聞人之惡深信不疑惟仁者知惡名易以汚人而作惡者之好爲誣善也旣察爲人所惡者何人又察言者何心又察致惡者何由耐心留意獨得其真果在位也則信任不疑果不在位也則舉辟無貳果爲人所中傷也則扶救必力嗚呼此道不明久矣

黨錮諸君只是褊淺無度量身當濁世自處清流譬之涇渭不言自別正當遵海濱而處以待天下之清也却乃名檢自負氣節相高志滿意得卑視一世而踐踏之譏謗權勢而狗彘之使人畏忌奉承愈熾愈驕積津要之怒潰權勢之毒一朝而成載胥之凶其死不足惜也詩稱明哲保身孔稱默足有容免於刑戮豈貴貨清市直甘罵鑊如飴哉申陳二子得之郭林宗幾矣顧厨俊及吾道中之罪人也僅愈於卑汚耳若張

儉則又李膺范滂之罪人可誅也夫
間嚴子陵何如曰富貴利達之世不可無此種高
人但朋友不得加於君臣之上五臣與舜同僚
友今日比肩明日北面而臣之何害其爲聖人
若有用世之才抱憂世之志朋時之所講求正
欲大行竟施以康天下孰君孰臣正不必爾如
欲遠引高蹈何處不可藏身便不見光武也得
旣見矣猶友視帝而加足其腹焉恐道理不當
如是若光武者則大矣

見是賢者就着意回護雖有過差都向好邊替他想見是不賢者就着意搜索雖有偏長都向惡邊替他想自宋儒以來率坐此失大段都是箇偏識見所謂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惟聖人便無此失只是此心虛平

蘊藉之士深沉負荷之士弘重斡旋之士圓通康濟之士精敏反是皆凡才也即聰明辯博無補焉

君子之交怕激小人之交怕合斯二者禍人之國

其罪均也

聖人把得定理把不得定勢是非理也成敗勢也有勢不可爲而猶爲之者惟其理而已知此則三仁可與五臣比事功孔子可與堯舜較政治

未試於火皆純金也未試於事皆完人也惟聖人無往而不可下聖人一等皆有所不足皆可試而敗夫三代而下人物豈甚相遠哉生而所短不遇於所試則全名定論可以盖棺不幸而偶試其所不足則不免爲累夫試不試之間不可

以定人品也故君子觀人不待試而人物高下終身事業不爽分毫彼其神識自在世眼之外耳

世之頹波明知其當變狃於衆皆爲之而不敢動事之義舉明知其當爲狃於衆皆不爲而不敢動是亦衆人而已提抱之兒得一果餅未敢輒食母嘗之而後入口彼不知其可食與否也既知之矣猶以衆人爲行止可愧也夫惟英雄豪傑不狥習以居非能違俗而任道夫是之謂獨

復嗚呼此庸人智巧之士所謂生事而好異者
也

士氣不可無傲氣不可有士氣者明於人己之分守正而不詭隨傲氣者昧於上下之等好高而不素位自處者每以傲人爲士氣觀人者每以士氣爲傲人悲夫故惟有士氣者能謙巳下人彼傲人者昏夜乞哀或不可知矣

體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擻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

幹天下事者智深勇沉神閑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真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胥咲之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没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没有世俗都在那爵位上定人品把那邪正却作第二着看今有僕隷乞丐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官貴人似俛首居其下矣論到此

那富貴利達與這忠孝節義比來豈直太山鴻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渺然小也故論勢分雖抱關之吏亦有所下以伸其尊論性分則堯舜與途人可揖讓於一堂論心談道孰貴孰賤孰尊孰卑故天地間惟道貴天地間人惟得道者貴

山林處士常養一箇傲慢輕人之象常積一腹痛憤不平之氣此是大病痛

好名之人充其心父母兄弟妻子都顧不得何者

名無兩成必相形而後顯棄人證父攘羊陳仲子惡兄受鵞周澤奏妻破戒皆好名之心爲之也

世之人常把好事讓與他人做而甘居巳于不肖又要掠箇好名兒在身上而詆他人爲不肖悲夫是益其不肖也

理聖人之口易理衆人之口難聖人之口易爲衆人衆人之口難爲聖人豈直當時之毁譽即千古英雄豪傑之士節義正直之人一入議論之

家彼臧此否各騁偏執互爲雌黄譬之舞文吏出入人罪惟其所欲求其有大公至正之見死者復生而響服者幾人是生者肆口而死者含寃也噫使臧否人物者而出於無聞之士猶昔人之幸也彼擅著作之名號爲一世人傑而立言不慎則是獄成于廷尉就死而莫之辯也不仁莫大焉是故君子之論人與其刻也寧恕

正直者必不忠厚忠厚者必不正直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

之禍者正直之人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
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

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尤莫甚於飾才露者不藏
其所有也飾者虛剽其所無也

士有三不顧行道濟時人顧不得愛身富貴利達
人顧不得愛德全身遠害人顧不得愛天下

其事難言而於心無愧者寧㓕其可知之迹故君
子爲心受惡太伯是已情有所不忍而義不得
不然者寧負大不韙之名故君子爲理受惡周

公是巳情有可矜而法不可縱者寧自居於惡以伸法故君子爲法受惡武侯是巳人皆爲之而我獨不爲則掩其名以分謗故君子爲衆受惡宋子罕是巳

不欲爲小人不能爲君子畢竟作甚麽人曰衆人旣衆人當與衆人伍矣而列其身名於士大夫之林可乎故衆人而有士大夫之行者榮士大夫而爲衆人之行者辱

天之生人雖下愚亦有一竅之明聽其自爲用而

極致之亦有可觀而不可謂之才所謂才者能爲人用可圓可方能陰能陽而不以巳用者也以巳用皆偏才也

心平氣和而有强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從容而不後事急遽而不失容脫畧而不疎忽簡靜而不凉薄真率而不鄙俚溫潤而不脂韋光明而不淺浮沉靜而不陰險嚴毅而不苛刻周匝而不煩碎權變而不譎詐精明而不猜察亦

可以爲成人矣

厚德之士能掩人過盛德之士不令人有過不令人有過者體其不得已之私知其必至之情而預遂之者也

烈士死志守士死職任士死怨忿士死鬬貪士死財躁士死言

知其不可爲而遂安之者達人智士之見也知其不可爲而猶極力以圖之者忠臣孝子之心也

無識之士有三恥恥貧恥賤恥老或曰君子獨無

耻與曰有耻親在而貧耻用賢之世而賤耻年老而德業無聞耻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一箇俗念頭一雙俗眼目一口俗話說任教聰明才辯可惜錯活了一生

或問君子小人辯之最難曰君子而近小人之迹小人而爲君子之態此誠難辯若其大都則如皂白不可揜也君子容貌敦大老成小人容貌

浮薄瑣屑君子平易小人蹺蹊君子誠實小人奸詐君子多讓小人多爭君子少文小人多態

君子之心正直光明小人之心邪曲微曖君子之言雅淡質直惟以達意小人之言鮮穠柔澤務於可人君子與人親而不昵直諒而不養其過小人與人狎而致情諛悅而多濟其非君子處事可以盟天質日雖骨肉而不阿小人處事低昂世態人情雖昧理而不顧君子臨義慷慨當前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病其禍福毀譽

了不關心小人臨義則觀望顧忌先慮爵祿身家妻子之便否視社稷蒼生漫不屬己君子事上禮不敢不恭難使枉道小人事上身不知爲我側意隨人君子御下防其邪而體其必至之情小人御下遂吾欲而恣彼同然之願君子自奉節儉恬雅小人自奉汰侈彌文君子親賢愛士樂道人之善小人嫉賢妬能樂道人之非如此類者色色頓殊孔子曰患不知人吾以爲終日相與其類可分雖善矜持自有不可掩者在

也

今之論人者於辭受不論道義只以辭爲是故辭寧矯廉而避貪愛之嫌於取與不論道義只以與爲是故與寧傷惠而避吝嗇之嫌於怨怒不論道義只以忍爲是故禮雖當校而避無量之嫌義當明分人皆病其諛而以倨傲矜陵爲節槩禮當持體人皆病其倨而以過禮足恭爲盛德惟儉是取者不辯禮有當豐惟默是貴者不論事有當言此皆察理不精貴賢知而忘其過

者也噫與不及者誠有間矣其賊道均也狃淺識狹聞執偏見曲說守陋規俗套斯人也若爲鄉里常人不足輕重若居高位有令名其壞世教不細

以麄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泛心看古人玄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便加品隲真孟浪人也

文姜與弑桓公武后滅唐子孫更其國廟此二婦者皆國賊也而祔葬於墓祔祭於廟禮法安在

此千古未反一大案也或曰子無廢母之義噫是言也閭閻市井兒女之識也以禮言三綱之重等於天地天下共之子之身祖廟承繼之身非人子所得而有也母之罪宗廟君父之罪非人子所得而庇也文姜武后莊公中宗安得而私之以情言弑吾身者與我同丘陵易吾姓者與我同血食祖父之心悅乎怒乎對子而言則母尊對祖父而言則吾母臣妾也以血屬而言祖父我同姓而母異姓也子為母忘身可也不

敢讐雖殺我可也不敢讐宗廟也父也我得而
專之乎專祖父之廟以濟其私不孝重生我之
恩而忘祖父之讐亦不孝不體祖父之心強所
讐而與之共土同牢亦不孝二婦之罪當誅吾
爲人子不忍行亦不敢行也有爲國討賊者吾
不當聞亦不敢罪也不誅不討爲吾母者適戮
之元凶也葬於他所食於別宮稱后夫人而不
係於夫終身哀悼以傷吾之不幸而已莊公中
宗皆昏庸之主吾無責矣吾恨當時大臣陷君

於大過而不顧也或曰葬我小君文姜夫子既許之矣子何罪焉曰此胡氏失仲尼之意也仲尼盖傷魯君臣之昧禮而特著其事以示譏爾曰我言不當我而我之也曰小君言不成小君而小君之也與歷世夫人同書而不異其詞仲尼之心豈無別白至此哉不然姜氏會齊侯每行必書其惡惡之深如此而肯許其爲我小君耶或曰子狃於母重而不敢不尊臣狃於君命而不敢不從是亦權變之禮耳余曰否否宋桓

夫人出耳褎公立而不敢迎其母聖人不罪褎公之薄恩而美夫人之守禮况二婦之罪彌漫宇宙萬倍於出者臣子忘祖父之重而尊一罪大惡極之母以伸其私天理民彝滅矣道之不明一至是哉余安得而忘言

平生無一人稱譽其人可知矣平生無一人詆毀其人亦可知矣大如天聖如孔子未嘗盡可人意是人也無分君子小人皆感激之是在天與聖人上賢耶不肖耶我不可知矣

尋行數墨是頭巾見識慎步矜趨是釵裙見識大刀闊斧是丈夫見識能方能圓能大能小是聖人見識

春秋人計可否畏禮義惜體面戰國人只是計利害機械變詐苟謀成計得顧甚體面說甚羞耻

太和中發出金石可穿何況民物有不孚格者乎

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已任以撿身約己爲先圖自有知以至於蓋棺尚有未畢之性分不了之心緣不惟孔孟雖

佛老墨翟申韓皆有一種鶩而後已念頭是以生不爲世間贅疣之物死不爲幽冥浮蕩之鬼乃西晉王衍輩一出以身爲懶散之物百不經心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玄語爲得聖之清以滅理廢教爲得道之本以浪遊於山水之間爲高人以啣杯於糟麴之林爲達士人廢職業家尚虛無不止亡晉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詠之禍長惰慢放肆之風以至於今追原亂本盖開釁於莊列而基惡於巢由有世道

之責者宜知所戒矣
微子抱祭器歸周爲宗祀也有宋之封但使先王血食則數十世之神靈有托我可也箕子可也但屬子姓者一人亦可也若曰事異姓以苟富貴而避之嫌則淺之乎其爲識也惟是箕子可爲夷齊而洪範之陳朝鮮之封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繫纍之臣釋囚訪道待以不臣之禮而使作賓固聖人之所不忍負也此亦達節之一事不可爲後世宗臣借口

無心者公無我者明當局之君子不如旁觀之衆
人者有心有我之故也

君子豪傑戰兢惕勵當大事勇往直前小人豪傑
放縱恣雎拚一命橫行直撞

老子猶龍不是尊美之辭蓋變化莫測淵深不露
之謂也

樂要知內外聖賢之樂在心故順逆窮通隨處皆
泰衆人之樂在物故山溪花鳥遇境纔生

可恨讀底是古人書作底是俗人事

言語以不肖而多若皆上智人更不須一語

能用天下而不能用其身君子惜之善用其身者善用天下者也

麄豪人也自正氣但一向恁底便不可與入道

學者不能徙義改過非是不知只是積慵久慣自家由不得自家便沒一些指望若真正格致了便由不得自家欲罷不能矣

孔孟以前人物只是見大見大便不拘攣小家勢人尋行數墨使殺了只成就箇狷者

終日不歇口無一句可議之言高於緘默者百倍矣

越是聰明人越教誨不得

強恕須是有這恕心纔好勉強推去若視他人饑寒痛楚漠然通不動心是恕念已無更強箇甚還須是養箇恕出來纔好與他說強

盜莫大於牖心昧己而竊刼坎之

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

所用者此語人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默

識得

鄉原是似不是僞孟子也只定他箇似字今人卻
把似字作僞字看不惟欠確且未減了他罪

不當事不知自家不濟才隨遇長識以窮精坐談
先生只好說理耳

沉溺了如神附如鬼迷全由不得自家不怕你明
見真知眼見得深淵陡澗心安意肯底直前撞
去到此翻然跳出無分毫粘帶非天下第一大

勇不能學者須要知此

巢父許由世間要此等人作甚荷蕢晨門長沮桀溺知世道已不可爲自有無道則隱一種道理巢由一派有許多人皆汚濁堯舜噦吐皐夔自謂曠古高人而不知不仕無義潔一身以病天下吾道之罪人也且世無巢許不害其爲唐虞無堯舜皐夔巢許也沒安頓處誰成就你箇高人

而今士大夫聚首時只問我輩奔奔忙忙熬熬煎

煎是爲天下國家欲濟世安民乎是爲身家妻子欲位高金多乎世之治亂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只於這兩箇念頭定了嗟夫吾輩日多而世益苦吾輩日貴而民日窮世何貴於有吾輩哉

只氣盛而色浮便見所得底淺邃養之人安詳沉靜豈無慷慨激切發強剛毅時畢竟不輕恁的

以激爲直以淺爲誠皆賢者之過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後能稱輕重若執偏見曲說昧于時不知其勢責

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非也某過也是瞽指星聾議樂大可笑也君子耻之

小勇噭燥巧勇色笑大勇況毅至勇無氣

爲善去惡是趨吉避凶惑矣陰陽異端之說也祀非類之鬼禳自致之災祈難得之福泥無損益之時日宗趨避之邪術悲夫愚民之抵死而不悟也即悟之者亦狃天下皆然而不敢異至有各公大人尤極信尚嗚呼反經以正邪慝將誰

望哉

夫物愚者真智者僞愚者完智者喪無論人即鳥之返哺雉之耿介鳴鳩均平專一雎鳩和而不流鴈之貞静自守騶虞之仁獬豸之秉正嫉邪何嘗有矯僞哉人亦然人之全其天者皆非智巧者也纔智巧則其天漓矣漓則其天可奪惟愚者之天不可奪故求道真當求之愚求不二心之臣以任天下事亦當求之愚夫愚者何嘗不智哉愚者之智純正專一之智也

面色不浮眼光不亂便知胸中靜定非久養不能

禮曰儼若思安定辭善形容有道氣象矣

於天理汲汲者於人欲必淡於私事耽耽者於公務必疎於虛文爗爗者於本實必薄

聖賢把持得義字最乾浄無分毫利字干擾衆人纔有義擧便不免有箇利字來擾亂利字不得便做義字不成

道自孔孟以後無人識三代以上面目漢儒無見一於精宋儒無見於大

有憂世之實心泫然欲淚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輒宜斯人也我願爲曳屨執鞭若聚談紙上微言不關國家治忽爭走塵中衆轍不知黎庶死生即品格有淸濁均於宇宙無補也

安重深沉是第一美質定天下之大難者此人也辯天下之大事者此人也剛明果斷次之其他浮薄好任翹能自喜皆行不遠者也即見諸行事而施爲無術反以僨事此等只可居談論之科耳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周慎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朗宜駕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群長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

操進退用舍之權者要知大體若專以小知觀人則卓犖奇偉之士都在所遺何者敦大節者不

爲細謹有遠畧者或無小才肩鉅任者或無捷識而聰明材辯敏給圓通之士節文習熟聞見廣洽之人類不能裨緩急之用嗟夫難言之矣士之遇不遇顧上之所愛憎也

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爲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爲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爲賊臣

小廉曲謹之士循塗守轍之人當太平時使治一方理一事儘能奉職若定難決疑應卒蹈險寧用破綻人不用尋常人雖豪悍之魁任俠之雄

駕御有方更足以建奇功成大務噫難與曲局者道

聖人悲時憫俗賢人痛世疾俗衆人混世逐俗小人敗常亂俗嗚呼小人壞之衆人從之雖憫雖疾竟無益矣故明王在上則移風易俗

觀人只諒其心心苟無他迹皆可原如下官之供應未備禮節偶疎此豈有意簡傲乎簡傲上官以取罪甚愚者不爲也何怒之有供應豐濫禮節卑屈此豈敬我乎將以悅我爲進取之地也

何感之有

今之國語鄉評皆繩人以細行細行一虧若不可容於淸議至於大節都脫畧廢墜渾不說起道之不明亦至此乎可嘆也已

凡見識出於道理者第一出於氣質者第二出於世俗者第三出於自私者爲下道理見識可建天地可質鬼神可推四海可達萬世正大公平光明易簡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與授受者是也氣質見識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剛氣

多者爲賢智爲高明柔氣多者爲沉潜爲謙恐夷惠伊尹老莊申韓各發明其質之所近是巳世俗見識狃於傳習之舊不辯是非安於耳目之常遂爲緣據教之則藐不相入攻之則牢不可破淺庸卑陋而不可談王道自秦漢唐宋以來創業中興往往多坐此病故禮樂文章因陋就簡紀綱法度緣勢因時二帝三王旨趣漭不曾試嘗邈不入夢寐可爲流涕者此輩也巳私見識利害榮辱横於胸次是非可否迷其本真

援引根據亦足成一家之說附會擴充儘可駭衆人之聽秦皇本遊觀也而托言巡狩四岳漢武本窮兵也而托言張皇六師道自多岐事有兩端善辯者不能使服不知者皆爲所惑是人也設使旁觀未嘗不明惟是當局便不除巳其流之弊至於禍國家亂世道而不顧豈不大可憂大可懼哉故聖賢蹈險履危把自家搭在中間定議决謀把自家除在外面即見識短長不敢自必不害其大公無我之心也

凡爲外所勝者皆內不足也爲邪所奪者皆正不足也二者如持衡然這邊低一分那邊即昂一分未有毫髮相下者也

善爲名者借口以掩真心不善爲名者無心而受惡名心迹之間不可以不辯也此觀人者之所忽也

自中庸之道不明而人之相病無終已狷介之人病和易者爲熟軟和易之人病狷介者爲乖戾率真之人病慎密者爲深險慎密之人病率真

者爲麄疎精明之人病渾厚者爲含糊渾厚之人病精明者爲苛刻使質於孔子吾知其必有公案矣孔子者合千聖於一身萃萬善於一心隨事而時出之因人而通變之圓神不滯化裁無端其所自爲不可以教人者也何也難以言傳也見人之爲不以備責也何也難以遠化也

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人言之不實者十九聽言而易信者十九聽言而

易傳者十九以易信之心聽不實之言播喜傳之口何由何蹠而流傳海內紀載史冊冤者冤倖者倖嗚呼難言之矣

孔門心傳惟有顏子一人曾子便屬第二等

名望甚隆非大臣之福如素行無愆人言不足讐也

儘聰明底是儘昏愚儘木訥底是儘智慧

透悟天地萬物之情然後可與言性

僧道宦官乞丐未有不許其爲聖賢者我儒衣儒

冠且不類儒彼顧得以強之柰何以爲異類也
而鄙夷之乎
盈山寶玉滿海珠璣任人恣意採取並無禁厲權
奪而束手褁足甘守艱難愚亦至此乎
告子許大力量無論可否只一箇不動心豈無骨
氣人所能可惜只是沒學問所謂其至爾力也
千古一條大路堯舜禹湯文武孔孟由之此是官
路古路乞人盜蹠都有分都許由人自不由耳
或曰須是根着數聖人走曰各人走各人路數

聖人者走底是誰底路肯實在走脚踪兒自是暗合

功士後名名士後功三代而下真功名之士絶少聖人以道德爲功名者也賢人以功名爲功名者也衆人以富貴爲功名者也

建天下之大事功者全要眼界大眼界大則識見自别

談治道數千年來只有箇唐虞禹湯文武作用自是不侔衰周而後直到於今高之者爲小康卑

之者爲庸陋唐虞時光景百姓夢也夢不着創業垂統之君臣必有二帝五臣之學術而後可若將後世眼界立一代規模如何是好

一切人爲惡猶可言也惟讀書人不可爲惡讀書人爲惡更無教化之人矣一切人犯法猶可言也做官人不可犯法做官人犯法更無禁治之人矣

自有書契以來穿鑿附會作聰明以亂真者不可勝紀無知者借信而好古之名以誤天下後世

蒼生不有洞見天地萬物之性情者出而正之迷悞何有極哉虛心君子寧闕疑可也

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爲君子至此不爲君子真小人也小人當事則中人皆爲小人至此不爲小人真君子也

小人亦有好事惡其人則並疵其事君子亦有過差好其人則並飾其非皆偏也

無欲底有無私無私底難二氏能無情欲而不能無私無私無欲正三教之所分也此中最要留心理

會非狃於聞見章句之所能悟也

道理中作人天下古今都是一樣氣質中作人便
自千狀萬態

論造道之等級士不能越賢而聖越聖而天論爲
學之志向不分士聖賢便要希天

顏淵透徹曾子敦樸子思縝細孟子豪爽

多學而識原是中人以下一種學問故夫子自言
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教子張多聞
闕疑多見闕殆教人博學於文教顏子博之以

文但不到一貫地位終不成究竟故頓漸兩門各緣資性今人以一貫爲入門上等天資自是了悟非所望於中人其悞後學不細

無理之言不能惑世誣人只是他聰明才辯附會成一段話説甚有滋味無知之人欣然從之亂道之罪不細世間此種話十居其六七既博且久非知道之君子孰能辯之

聞中都不容髮此智者之所秉而愚者之所昧也

明道在朱陸之間

明道不落塵埃多了看釋老伊川終是拘泥少了看莊列

迷迷易悟明迷難醒明迷愚迷明智迷人之迷一明則跳脫明人之迷明知而陷溺明人之明不保其身迷人之明默操其柄明明可與共太平明迷可與共患憂

巢由披卷佛老莊列只是認得我字真將天地萬物只是成就我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只是認得人字真將此身心性命只是爲天下國家

聞毀不可遽信要看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毀人者賢則所毀者損毀人者不肖則所毀者重考察之年聞一毀言如獲珙璧不暇計所從來枉人多矣

是衆人卽當取其偏長是賢者則當望以中道

士君子高談闊論語細探玄皆非實際緊要在適用濟事故今之稱拙鈍者曰不中用稱昏庸者曰不濟事此雖諺語口頭余嘗媿之同志者盍亦是務乎

秀雅溫文正容謹節清廟明堂所宜若蹈湯火稚

金革食牛吞象之氣填海移山之志死孝死忠

千撫百折未可專望之斯人

不做討便宜底學問便是真儒

千萬人吾往赫殺老子老子是保身學問

親疎生愛憎愛憎生毀譽毀譽生禍福此智者之

所耽耽注意而端人正士之所脫略而不顧者

也此箇題目考人品者不可不知

精神只顧得一邊任你聰明智巧有所窮必有所

疎惟平心率物無毫髮私意者當疎當審一準於道而人自相忘

讀書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學識甚氣度甚作用漢之粗淺便着世俗宋之局促便落迂腐如何見三代以前景象

真是真非惟是非者知之旁觀者不免信迹而誣其心況門外之人況千里之外百年之後乎其不虞之譽求全之毀皆愛憎也其愛憎者皆恩怨也故公史易信史難

或問某公如何曰可謂豪傑英雄不可謂端人正士問某公如何曰可謂端人正士不可謂達節通儒達節通儒乃端人正士中豪傑英雄者也

名實如形影無實之名造物所忌而矯偽者貪之闇修者避之

遺葛牛羊亳衆往耕似無此事聖人雖委曲教人未嘗不以誠心直道交隣國桀在則葛非湯之屬國也奚問其不祀即知其無犧牲矣亳之牛羊豈可以常遺葛伯耶葛豈真無牛羊耶有亳

之衆自耕不暇而又使爲葛耕無乃後世市恩好名沽沽煦煦者之所爲乎不然葛雖小亦先王之建國也寧至無牛羊粢盛哉即可以供而不祭當勸諭之矣或告之天子以明正其罪矣何至遺牛羊往爲之耕哉可以不告天子而滅其國顧可以不勞之自供祭事而代之勞且費乎不然是多彼之罪而我得以藉口也是伯者假仁義濟貪欲之所爲也孟子此言其亦劉太王好貨好色之類與

漢以來儒者一件大病只是是古非今今人見
識作爲不如古人此其大都至於風會所宜勢
極所變禮義所起自有今人精於古人處二帝
者夏之古也夏者殷之古也殷者周之古也其
實制度文爲三代不相祖述而達者皆以爲是
宋儒泥古更不考古昔真僞今世是非只如祭
祀一節古人席地不便於飲食故尚簠簋籩豆
其器皆高今祭古人用之從其時也子孫祭祖
考只宜用祖考常用所宜而簠簋籩豆是設可

乎古者墓而不墳不可識也故不墓祭後世父
毋體魄所藏巍然丘壠令欲舍人子所覩記者
而敬數寸之木可乎則墓祭似不可已也諸如
此類甚多皆古人所笑者也使古人生於今舉
動必不如此

儒者惟有建業立功是難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
講學著述人未嘗盡試所言恐試後縱不邪氣
其實成箇事功不狼狽以敗者定不多人

呻吟語卷之四終